

张崇富 著

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张崇富 著

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张崇富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4. 11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7-80659-657-7

I. 上... II. 张... III. 道教—教派—思想—研究
IV. B956.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0040 号

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

张崇富 著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5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657-7/B·110
定 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崇富,男,1968年出生。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副教授。199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并任教于四川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2000年-2001年获中欧高教合作项目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Tuebingen University)一年,完成科研项目Christian Democrac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1999年-2003年就读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并获博士学位。曾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内容简介

上清派素有“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和“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之美誉，并被标举为道教的代表，其法术体系和修道思想几乎涵盖了道教史各个时期的内容，因而极具典型。

本文认为上清派的修道思想是道教从外丹到内丹的漫长演变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存思存神术上已见端倪。其次，上清派对灵宝斋法和雷法思想的吸收使其宗风骤变，其修道思想因此经历了由一己圆满的小乘思想到济人利物的大乘精神的转变。再次，重玄学思想和心性论的成分汇入，使上清派思想由偏于炼形到性命双修并重，理论思想空前提升。此外，通过对法术系统的分析，本文认为上清派的各种法术实际上就是道教探索宇宙造化之理，探索人的身心重建重构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不同形式。最后，本文指出：宇宙观、人体观、末世论和道术论既是上清派的修道思想和法术体系的根基，也是上清派修道理论水平的重要保证。上清派芜杂不堪的种种法术也由此而得以统摄。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杨继瑞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潘显一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尤汉基	邓锦雄	汤伟侠	汤伟奇
余孝恒	汪启明	杨宗义	杨继瑞
吴景星	李 刚	陈 兵	陈国超
罗中枢	周田青	赵志铝	赵镇东
赵耀年	段玉明	段志洪	钦伟刚
骆晓平	卿希泰	唐大潮	翁永年
郭 武	黄小石	梁赞荣	潘显一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主编 卿希泰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

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

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2000年8月5日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序

上清派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

上清派形成于东晋，鼎盛于隋唐，影响几乎纵贯整个道教史。早期上清派主要以茅山为活动中心，故上清派又称“茅山宗”，发展空间限于南方。至隋唐时期上清派的影响已经远播大江南北，故《全唐文》云：“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从跟皇权的关系看，上清派道士多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为王公贵族所钦崇，并往往充当帝师。正是长期与统治者的良好关系，使得上清派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兴盛不衰。上清派堪称极为尊崇经籍的教派，早期上清派的活动即是以道经的传承、搜罗和甄别为核心。其中《上清大洞真经》（又称三十九章经）和《黄庭经》为上清派的根本经典。上清派教理教义既与道教内部的其他派别相互批评、交流，又与儒家和佛教多有交涉。前者体现为上清派对符箓、斋醮、外丹和双修等术的批判，以及对存思存神、诵经修行法门的高唱。后者体现为对佛门炼神义理的摄取，强调修行须由炼神达于炼形和对儒家的伦理秩序的吸收（如《真灵位业图》对神仙谱系的整合）。

尽管上清派的地位极为重要，遗憾的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不能与之相称。国外上清派的研究已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如何创造性地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改变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就变得十分紧迫。崇富君的这篇论著聚焦在上清派的修道思想上，这是以往的研究中少见的，堪称国内上清派研究的可喜收获，对于推动道教学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许多饶有创见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作者认为上清派采用“虚化策略”、“语言策略”和“情调化策略”改造了旧天师道的“黄赤之道”。另外，从丹炉、灶法、泥法、火法、用药，以及禁忌和效验概括上清派的外丹丹法；从炉鼎、药物、火候和性情论总结了上清派的内丹丹法；还有对末世论思想的揭示。由于以往上清修道思想的论著对末世论似注意不多，作者的揭示更显可贵。作者的论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填补了我国之方面研究的空白，是一种理论贡献。

这篇论文在史料的发掘、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的突破上都显示了作者敢于创新的勇气。故乐为之序。

潘显一

2004年6月27日于成都

导 言

——上清派概说

上清派在整个道教史中的显赫的地位最能从“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①一句中体现出来。“洙泗”^②乃儒家的发祥地，后成为儒家的代称。而“华阳”乃茅山之另一称谓。茅山原名句曲山、地肺山，又名冈山。道教将茅山列为十大洞天中的第八洞天，号金坛华阳洞天，又是七十二福地中之第一福地。由于茅山为上清派的本山，后来“华阳”成为上清派的代称。将“道门华阳”和“儒门洙泗”并举的作法，实际上已将上清派标举为整个道教的代表。当然这一标举有其深厚的立论基础：那就是上清派在其发展的进程之中，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道教的主流道派而存在，其巨大的影响力及其所受到的帝王的钦崇也是其他道派所罕能企及

① 《道藏要籍选刊》第7册第266页。

② 洙水本是古代的一条河流，与泗水合流，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春秋时孔子讲学洙泗之间，后人以洙泗作为儒家代称。但洙水河道久湮，为纪念孔子，后人将鲁国的护城河指为洙水，并修了精致的坊和桥。桥的南北各有历代浚修洙水桥的碑记。洙泗桥之“洙泗”，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地方，《礼记·檀弓上》有“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的说法。

的。正如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在《茅山志》序所记载的那样，认为上清派的本山茅山“诏诰之隆、仙真之异、洞府之邃、坛篆之传、人物之伟、楼观之盛、山水之清、草木之秀、碑刻之纪、题咏之工、莫不眇分类析、粲然大备。”^① 堪称“寰宇之名山，神灵之区奥”。唐玄宗在致李含光的敕书中赞美道“茅山神秀，华阳洞天法教之所源，群仙之所宅。”^② 元代赵孟頫也不得不感叹：“华阳洞天自汉三茅君飞升于此，魏晋而降仙者接武，神君仙人之所主治，云裾霞配者所游集。盖地上之天宫，人间之仙境。故昔人谓：道门华阳犹儒门洙泗。欲以凡言赞叹，弥觉费辞。”^③ 上清派自创教之日起，其代表人物或出生于士族大家，或为饱学之士，这样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便赋予了上清派与众不同的贵族和文人气质。

东晋、南北朝时期为上清派的开创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承中，上清派奉魏华存为开派祖师，杨羲为第二代玄师，许谧为第三代真师，许翊为第四代宗师，马朗为第五代宗师，马罕为第六代宗师，陆修静为第七代宗师，孙游岳为第八代宗师，陶弘景为第九代宗师。

由于上清派是一个以尊奉上清经为特色的道派，因此，经书的造作和勘定工作在上清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清派的造经活动始于华侨、杨羲、许谧、许翊等人。华侨由于漏说冥旨，被责，后由杨羲所代替。《真诰叙录·真经始末》云：“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364），

① 《道藏要籍选刊》第7册第265页。

② 《道藏要籍选刊》第7册第272页。

③ 《道藏要籍选刊》第7册第419页。

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许翊）写；《真诰》四十余卷，多杨（杨羲）书”^①。杨羲、许谧、许翊等人是采用“降授”，即扶乩降笔的方法来造作经书的。此后，王灵期的造经活动，陆修静、陶弘景对上清经和上清派的充实和整顿极大地推动了上清派的发展。据《真诰·叙录》中称，王灵期“才思绮拔，志规敷道”，忿嫉“葛玄甫造构《灵宝经》，风行大教”，于是在向许黄民求得的上清经的基础之上窃加损益，盛其藻丽，再次造撰，使上清经广为流传，举世崇奉。据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介绍，上清经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卷在社会上流传。随着经书的造作和传抄，导致了上清经真伪比踪、枝叶繁杂、新旧混淆，难以甄别的局面。

陆修静和陶弘景对上清经混乱不堪的状况进行了仔细的采访搜集，鉴别和整理的工作。陆修静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②。元嘉十四年（437），又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得到了杨羲、许谧的上清经书。陆修静通过“总括三洞”，使得道经趋于有序，上清派教法大备。陶弘景也作了大量的博访远近、搜罗道经、刊真伪、判泾渭的工作。由于陶弘景居茅山传授上清法，苦心经营

① 《道藏要籍选刊》第4册第680页。

② 《道藏》第18册118页。

数十年，茅山逐渐成为上清派的活动中心，故此后的上清派又被称为“茅山宗”。从此以后一直到北宋中期，上清派一直是势力壮大的主流道派。被称为“山中宰相”的茅山宗创始人的陶弘景，因其渊博的学识而备受帝王的恩宠和王公贵族的钦崇。《三洞珠囊》说：“梁高祖太子从而受道，梁简文、邵陵诸王、谢览、沈约、阮忻、虞权，并服膺师事之。”^①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称：“齐梁间侯王公卿从先生授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唯徐勉、江祐、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朓、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彗之礼。”^② 追随陶弘景的王公贵族如过江之鲫。反过来，陶弘景对权贵的倚重也赢得了上清派的繁荣。陶弘景除了开创茅山宗，弘扬上清经，发展上清派的修道理论外，还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神仙谱系^③。总之，经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充实和整顿，到梁代，上清派的势力已凌驾于天师道之上。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上清派达到鼎盛时期。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上清派的发展空间还主要限于南方的话，那么，隋唐时期上清经法的传习已远播大江南北。不过，南北朝时期上清派也有传入北方的例子。如：据《仙苑编珠》卷下引《楼观传》和《西岳华山志》以及《云笈七签》卷八五《王延》等有关资料的记载：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时，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北周武帝时，

① 《太平御览》卷六三七引《三洞珠囊》，《太平御览》第3册第3032页。

② 《道藏》第5册第509页。

③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1卷第5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另一楼观道士侯楷也“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①。随着隋的建立国家的一统，南方和北方道教的交流更加走向深入。茅山宗在隋代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清派的势力逐渐向北方渗透并占据了北方。上清派势力的扩张跟当时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王远知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以及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对皇权的倚重，使之先后为隋唐的统治者所尊崇。能使茅山宗在朝代更迭中依然保持兴盛不衰，王远知功不可没。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也是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正是在王远知、潘师正等人的努力下，上清派的影响得以遍布全国。

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通过分析指出：“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于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不持门户之见，采取开放态度；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香火不断，使茅山宗的发展有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茅山宗在陈、隋、唐三个朝代的迭换中不仅均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了每朝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②

唐代时茅山宗成为了道教的主流。这一阶段的茅山宗在教理上受到重玄思想的影响，并吸取了灵宝斋法。这显示了茅山宗在各道派之间教理教义的互相融合时所作的贡献。陶弘景力主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

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道藏》第5册第274页。

②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第1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祜、吴筠、李含光、杜光庭等为这一阶段名震四方的茅山道士。他们生前深得优宠，死后备极哀荣。如：武则天虽佞佛，但对茅山道士却十分尊敬。她曾追赠王远知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又改谥为升玄先生，对潘师正死后亦追思不已。此外，她还召见司马承祜，降手敕赞美之。玄宗对茅山道士更是优宠有加。他曾礼司马承祜和李含光为师、亲授法箓，也曾召见著名茅山道士吴筠，并对他们赏赐甚厚。《唐会要》卷五十“杂记”称，天宝六年（747），玄宗曾册赠梁贞白先生陶弘景为太保。据《全唐文》和《茅山志》的记载，玄宗多次对茅山仙坛祈祷不绝，足以说明茅山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唐代时茅山宗已经遍布全国成为道教的主流，并建立了嵩山、王屋、茅山、天台、京畿、蜀中等几个大的传道据点。当时有“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①之誉。这也是茅山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北宋时期，茅山宗在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派中势力最大，仍为当时的主流道派，拥有为统治者授法箓、遥礼等许多特权。此间，茅山宗历经八代宗师的传承。第二十代宗师成延昭，二十一代宗师蒋元吉、二十二代宗师万保冲、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二十四代宗师毛奉柔、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二十六代宗师笄净之、到二十七代宗师徐希和。宋代茅山宗历代宗师多得宋皇室所赐“先生”称号。刘混康为众宗师中最富盛名者。哲宗时他曾为皇后孟氏疗疾。刘混康死后，徽宗追赠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太中大夫”。据《宋史》记载“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赐号‘先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

^① 《全唐文》第4册卷340第334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